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38
20 February 1987

CHINESE

第二七三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2月20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祖泽先生

(赞比亚)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87-60294/A

下午3点45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7年2月10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688)

主席：根据有关这一项目的前几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南非、苏丹、瑞典、多哥、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奥利瓦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塔迪斯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达斯科塔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阿卜拉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亚姆道先生（蒙古）、本努纳先生（摩洛哥）、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阿当先生（苏丹）、弗姆先生（瑞典）、库阿西先生（多哥）、基贝迪先生（乌干达）、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乔基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政治才干和智慧将保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成果。贵国赞比亚在这场宣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解放运动给予慷慨支持，我们非洲人为此感到自豪。

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先生。同时，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赞比亚、日本和阿根廷。我们祝愿它们一切顺利。

我国曾经遭受法西斯殖民主义的祸害，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非常了解“法西斯殖民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法西斯殖民主义使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陌生人，而这块国土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他们被剥夺人的尊严并遭受残暴和各种各样的骚扰。我国人民在历史上长期经历的这种惨痛教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解释了人民为什么厌恶种族主义政权，因为这种政权是全人类的敌人。我们曾经是种族暴力、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受害者，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坚定地致力于支持自由和解放事业。

我们人民遭到某些势力的侵略，这是安理会成员都知道的。这些势力仇视自由和自决权，拼命想窒息我们人民的呼声，使我们不能发挥作用，支持解放运动和援助被压迫人民。国际社会完全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

国际社会正确地将种族主义说成危害人类罪。南非人民正全力以赴地为反对种族隔离和侵略的政策而斗争，这是人民争取尊严和自由斗争历史的关键时刻之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实体对南非人民解放斗争推行压迫、野蛮武力和屠杀的政策，它正在朝既定的目标行动，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最后得逞。

在过去两年中，受害者人数增加了。现在，受害者已达数千，还有许多逮捕事件，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但这削弱不了南非人民的崇高斗争。进行镇压、实行紧急状态，赋予军队和警察无限权力等行为都没有能够阻止南非人民的斗争扩大到全国和整个非洲大陆。

土著人民是这片土地的合法主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比勒陀利亚对他们采用的办法，以及该政权对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的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被占巴勒斯坦采取的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方法如出一辙。该实体也是靠恐怖主义起家，同样对土著阿拉伯人民进行镇压和采取武断措施，以完全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样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折磨。该政权是人类的敌人。

我国代表团相信，国际社会完全能够十分清楚地理解到，那些在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安插这两个种族主义实体的势力同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支持它们，并将以一切手段维护它们。这些势力阻挠国际社会采取有利于消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措施。当就象我们过去在这儿看到的那样，我们将在表决该决议草案时看到他们的行动。我们到那时将看到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势力到底是谁。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实体的猖狂和傲慢使我们想起了被占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就连我们两天前在安理会内听到的比勒陀利亚代表发言的腔调似乎都和我们听到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发言完全一样。

五十多年来，南非人民一方面忍受着痛苦，另一方面大声疾呼地要求和平对话。但他们的耐心仅只引来种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压迫和逮捕。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以同等的暴力回答暴力。武装斗争已经成了该国人民免遭毁灭、避免其他遥远地区人民遭到的命运的唯一手段。

有计划的国家恐怖主义不仅是用来对付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同时也是用来对付非洲邻国——特别是前线国家的。安理会已经知道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发生的事件，它们的一部分领土遭到种族主义分子占领。还有博茨瓦纳和马拉维。我们已经知道，某些人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加强其核力量所必需的电子手段和潜水艇，并向其出售空中加油飞机，使其能够在非洲到处进行野蛮袭击。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实体继续残害那儿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

我国代表团呼吁安理会负起《宪章》规定的责任，呼吁它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南部非洲正在发生的悲剧，并根据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在所有和平手段证明失败之后，投票赞成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球制裁。

我国代表团同样请求那些仍然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关系的国家结束这种关系。毫无疑问，必须根除种族隔离政权，我国代表团还请求国际社会援助南部非洲和前线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它们能够抵抗比勒陀利亚的阴谋和恐怖主义。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政治犯获释，消除政治组织目前遭到的禁令和紧急状态，确保武装部队撤出非洲城镇。

最后，我谨声明，现在正是时候，安理会应该对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人采取准确有力的措施。安理会应该采取步骤，迫使比勒陀利亚认真考虑国际社会的意愿。我谨再次向那些阻挠国际社会意愿实现的人发出呼吁，请求它们停止这些活动，因为黑人享有与白人同样的权利。这种谴责不仅仅应该是口头上的，因为口头上的谴责对比勒陀利亚毫无意义，只会延长南部非洲人民的苦难。我们将很快看到，谁真正希望结束种族隔离，谁希望使这个可恨的政权永世长存。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基贝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国家的名义最衷心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你精干地、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讨论，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感到尤为高兴的是，你来自赞比亚、一个与乌干达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兄弟的非洲国家。贵国和你个人多年来一直站在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前列。你担任主席，特别是在安理会这场辩论期间担任主席使我们深信，被压迫人民响亮的声音将被听到。

我还愿对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大使表示感谢，他以令人钦佩的方式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今年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要借此机会对安理会新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当选表示祝贺，并祝愿他们顺利地履行其承担的重大责任。

多年来，历届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被证明是在其统治下的人民的凶恶的压迫者和残酷的剥削者。本届种族主义政权同样表明，它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政权，奉行着以军事征服南部非洲为目标的行动。当算帐的时刻缓慢地，但确实地逼近时，南非政权变本加厉地对内实行镇压和对邻国进行侵略，就象一头横冲直撞的受了伤的野蛮。它的行径破坏了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因此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果断行动，以便结束这种危险的事态。

记录表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对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了无数的辩论。所有通情达理的男女老少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是罪恶的、不道德的，必须加之铲除。大会称之为违反人类罪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通过了无数的决议。要求终止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政权在比勒陀利亚的一切种族主义作为。的确，安全理事会在其第566(1985)号决议中警告南非，如果它不与安理会和秘书长合作，安理会将不得不立即开会，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措施。尽管国际社会加强了谴责和关注，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会自动放弃种族隔离和侵略邻国的政策。

非洲早就表明致力于南部非洲的解放。在由非洲统一组织早于1969年通过并在同年提交大会的《卢萨卡宣言》中，非洲统一组织明确表示宁愿以谈判解决方式消除种族隔离，但它还认识到，在所有和平途径被堵死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武装斗争。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和各解放运动经受住了谈判和武装斗争的双重考验。对每一种和平途径都进行了探索。另一方面，南非没有对谈判解决表示过兴趣，反而决定走战争的道路。

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所有和平抗议活动总是遭到种族隔离政权的残酷武力镇压。这样，和平、非暴力地抵抗南非种族主义法律的历史是一篇如泣如诉的记叙文，字里行间充满了象夏佩维拉和索韦托惨案那样的大屠杀；数千名象史蒂夫·贝科那样

的烈士；几十年来被监禁在种族隔离政权的牢房里的人士，例如纳尔逊·曼德拉，已故的罗伯特·索布克韦和无以计数的其他人士。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对抗国际社会。它不理睬义愤的呼声和警告，也不对所谓的友好相劝作出反应。敌人和朋友都采取过许多主动行动，以试图说服比勒陀利亚在南非实行和平变革。但这一切都属徒劳。

6年前，在非洲，不结盟运动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一片抗议声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推行与南非“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作为一种与美国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的交换，它期望南非在国内进行根本的改革，在促进纳米比亚独立方面采取行动，并停止对邻国的侵略和颠覆活动。美国国务院为评价这一政策而设立的一个小组认为，“建设性接触”战略已完全失败，该小组正确地找出美利坚合众国的根本利益——这对我们大家也是常识——即协助结束剥夺占人口80%的基本人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它建议：

“……美国反对不触及南非黑人关心的根本问题的改革。”

它说，“支持零敲碎打的改革已被证明是无益的。”它进一步指出，改革必须是与包括被宣布为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被监禁的领导人曼德拉在内的所有黑人组织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同意这一估价。

在细尝和吞下“建设性接触”给它的胡萝卜之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不受惩罚地推行其镇压和侵略政策，并且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暗藏的大棒。

为了避免在南部非洲发生血腥对抗，英联邦领导人设立了知名人士小组。人们对这一主动行动曾寄予很大希望。它的确进行了广泛的谈判。然而，种族主义政权入侵邻国，给了知名人士小组一记响亮的耳光。它的目标——已经实现——就是挫败知名人士小组为寻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所作的努力。该政权对由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同样的目的派遣的协商代表团给予相同的待遇。

在国内外反对种族隔离的呼声和抵抗加强的时候，该政权采取了迄今为止最残酷的镇压措施，它宣布紧急状态，并于1986年6月12日将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大规模逮捕和残酷镇压和平示威者现在已成为南非政治局势的特点。警察和军队的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千人死亡。尽管安理会过去一致表示遗憾，南非政权继续推行其强迫黑人人口流离失所的罪恶政策。该政权再也掩盖不了下列事实：即抵抗运动的基地是在国内，解放运动加强了斗争。为了对世界隐瞒真相，该政权根据全面的紧急状态权力对国内和外国新闻界实行限制，但是人人知道，真理是永远抹煞不了的。

在国内斗争加强的时候，建立在紧急状态法基础上的盲目镇压政策是与前线国家进行侵略的政策串通在一起。南非部队仍然占领着安哥拉南部，并通过其代理人安盟、继续颠覆安哥拉。我们不能理解的是，非但不反对南非颠覆安哥拉的行径表示谴责，某些国家反而纵容南非，同它一起用尖端武器装备安盟代理人。

南非未能履行其与莫桑比克的恩科马蒂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因而暴露它完全蔑视任何和平协议。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博茨瓦纳、莱索托和赞比亚一直是南非军事行动与种族暗杀小组的目标。南非的颠覆计划造成数千人的死亡和几十亿美元的物质损失。

毫不奇怪，邻国的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将会使这些国家减少对南非依赖的设施——是南非不断发动袭击的特别目标。南非的整个战略是，加强其霸权，使整个地区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生存的安全地带、以及在经济上依赖种族隔离政权的地带。

为了安慰其辩护者，该政权进行了毫无内容的所谓改革。而取消通行法和所谓的宪法改革也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因宪法改革旨在把被压迫的多数人中的一些吸收进分隔的议会。这些措施为的是蒙骗国际社会，使他们放心，但这些措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它们毫未触动种族隔离的基础和机器。它们欺骗不了任何人。它们甚至受到这种做法预期受益者的应有的反对。国际社会也认识到了其本质，因而加以反对。事实是种族隔离是无法改造的，必须予以消除。

事实象该政权一样残酷：这不会破坏人民的抵抗，他们决心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和实现自决。南部非洲人民意识到，他们在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负有主要的责任。人民已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国际社会和那些与种族主义南非保持密切关系的人的责任是使这一代价尽可能小一些。因此，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必要的。它是国际社会能够对消灭种族隔离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唯一可走的和平道路。

我们看不出南非朋友以及星期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所附和的论点有任何说服力和道理。很清楚，这些论点只是为了促进其自己的利益保护和维持其与种族隔离政权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军事和其他关系。

经常有人提出，不应实行制裁，因为它无疑将伤害南非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黑人的权威领导人明确呼吁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南非黑人和前线国家，都意识到这些不利的后果，把这一信息传给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在分别与南非政府和权威的黑人领袖进行长时间和艰难的谈判之后，小组得出结论：种族主义政权不准备对现有结构进行根本改变。因此，小组强调了实行有效压力的必要。小组指出，不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就会加速暴力与普遍的内战，这会给整个地区与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也是南非黑人领袖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去年八月派往南非的协商代表团明确传递的信息。

如果那些反对制裁的国家真正关心前线国家和南非被压迫黑人受到的不利影响，那么合乎逻辑的步骤将是它们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对南非的依赖，即通过南部非洲协调会议和其他旨在帮助南非受压迫人民的计划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不应忽视的是南非多年来对其邻国实行的制裁。正如安理会以前指出的，前线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在很多情况下遭到南非的破坏。由于虚报情况的做法，经济破坏造成的困难被描述为非洲国家管理不善的例子。延长种族隔离的现状，将会继续使这些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越早消除种族隔离，就越有利于他们和所有的人。

非洲统一组织、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以及受到大会认可的制裁南非世界大会的巴黎宣言，都强调了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必要性。因此制裁的问题赢得了世界范围的支持。很多国家实行自愿制裁，安理会世不应落后。它应制定法规，使这些制裁成长为强制的。

乌干达向那些决定根据安理会决议实行自愿制裁的国家表示敬意。我们欢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实行尽管足有选择性的制裁。我们认为要使制裁发挥最大效果，它就必须是全面和强制性的。

那些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联合国宪章》给与它们否决权的设想，是它们必须负责地加以使用。因此要求是很明确和清楚的，今天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安理会惩罚罪犯的努力被一些常任理事国破坏。不幸的是南非把这种保护解释成是对其罪恶政策的赞同，并把自己标榜为对西方在该地区利益的保护者。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不应只是在其发言中对南非人民的苦难表示善意的关心，而应再向前迈一步，投赞成票，或至少不要阻碍国际社会与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施行恰当制裁的愿望。

还应记住，南非人民终有一天将获得自由。这只是在什么时间与以什么方式实现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他们最后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们将肯定记得那些在其历史最阴暗的时刻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人。而整个非洲也会记得，因为种族隔离灵魂的哲理是以普遍剥夺黑人种族特别是非洲人的人的属性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我们朋友的人。

同时，斗争将继续。

主席：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当安理会对多年来一直是其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进行辩论时，由您来主持其工作。您是目前每天都在遭受悲剧的南部非洲的儿子，因此我们相信，您将明智地指导会议工作，并使之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要祝贺我的朋友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他上月以远远超出本机构会议有限范围所需的能力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高兴地欢迎今年新参加安理会的成员，它们是阿根廷、赞比亚、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我们由衷地祝愿他们取得成功，并愿向他们保证，我们愿意在安理会工作中尽力同他们进行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赞扬去年12月结束安理会任期的各代表团所做的建设性贡献，那些代表团是澳大利亚、丹麦、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泰国。

种族主义理论和种族主义统治制度不仅是对南非人民和前线国家人民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和安全理事会内全体人类良知的挑战。我认为，在我们目前讨论阶段，没有必要大谈特谈种族主义政权的罪行。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找到并执行消除这些罪行的办法，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祸害我们非洲兄弟的这种病患；我们非洲兄弟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是黑人，他们的肤色不同于那些控制着他们领土和命运人们的皮肤色。

我国代表团曾多次重申其信念：如同一切建筑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样，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可能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悔过自新，原因很简单，种族主义不是客观推理的结果，因此客观方法不能制止。种族主义是曾在欧洲某段历史盛行一时的种族优越论的产物。其根源还在于仅为独一种族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愿望。这两种道德和物质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国际社会至今未能说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放弃这一理论；由于这两个因素，在物质方面采取具体行动是使南部非洲发生变革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对通过这一种族主义政策积累起来的利润采取一些措施，并对这些罪人采取强制性的全面制裁措施，使他们悔过自新。因为我们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和根据《宪章》工作的，唯一可行的和平方式是执行《宪章》第七章的条款。

至少在我们听取了各位代表在安理会内发言后，我认为不难得出下列结论：所

有安理会成员都认为，必须废除种族隔离政权。目前我还未听到任何代表发表任何相反的意见。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确定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法，这才是安理会成员，也许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的分歧所在。

有人认为，如果我们继续通过所谓建设性联系或某种其他建设性方法同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关系，以便影响其政策，种族隔离就可能消失。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南非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意见。恰恰相反，南非认为，种族隔离必须原封不动。这样，我们看到该政权改变其武器和战术，但就是没有改变其政策。

种族主义政权和继续同它做生意的国家间的关系对其内部政策毫无影响，也没有导致种族隔离的解体。恰恰相反，这种关系加强了种族隔离。不管那些继续同南非保持关系国家的意图为何，一切事实表明，同南非贸易只会给它帮助和慰藉。这点已在过去多年中得到证实。那些年里，在黑人中有大量受害者和被压迫者，这个数目还在增长。

在此，我想谈到美国国务院任命的特选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表明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建设性联系的政策已经失败。我不想引用该报告。该报告十分详细，篇幅很长；谁感兴趣的话应该读一读全文。随便引用只会歪曲其意思。我希望，把该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加以分发，以便人人都可以看到同种族主义政权来往的企图不是个可以得益的办法。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认为我们必须同种族主义政权来往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同种族主义政权来往，该政权就会认为不可能进行必要的变革。我们认为，同该政权进行贸易和来往只会加强该政权，我说这话的根据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因此，我们倾向于第2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现在应该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鉴于此，我国代表团赞成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我们已经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该决议草案；尽管草案内容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意见，我们

为了便利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工作，仍然准备支持该草案，以便能使其获得通过，作为争取消灭种族隔离政权的第一步。

我们对最近南非的事态感到忧虑。我们认为，我们在此做的一切属于使用和平方式和平解决南非种族主义冲突的范畴。任何其它途径都会导致对南非人民使用暴力。

那种经济制裁将影响到前线国家和南非黑人的说法是一种表里不一的形式。因为，根据这种逻辑，既然只有殖民主义才能开发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就应当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回到过去殖民主义的时代。自由与尊严同经济利益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些为与南非打交道的想法辩护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多年来的经验已证明的是错误的观点。他们反对制裁，但又提不出其它替代办法来实现大家期望的目标；因此，我们无法认真看待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口头上的谴责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将在就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暴露出来。

昨天，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正确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应是就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个有力和一致的信号。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可以用协商一致意见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做到这一点。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作为就近被任命的圭亚那常驻代表，我感到必须在安理会本次审议中发言，在这最新一次反对依然存在于南非的邪恶的强烈声讨中加进我国的呼声。我们之所以必须参加，是由于我国政府认为，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意识到，国际社会决不会永远容忍该政权悍然无视文明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态度。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召开会议是完全正确的，应抓住这一适当的时机，一致地对那些决心通过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维持权力的人施加压力。

但是，在进行辩论发言之前，我想在我于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中向这一最重要机构的成员致意，真诚感谢诸位在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上聆听我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特别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满意地看到你在此刻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赞比亚为人类自由事业已做出了无数牺牲。我们认为，你作为赞比亚的优秀儿子，完全有资格和能力，提供在寻求协调与协商一致意见时需要你提供的指导。

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同时，我也赞扬你的前任阿吉拉尔大使。他作为一位取得巨大成就的外交家所享有的声誉不仅是他的国家感到自豪，同时也使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感到骄傲。

主席先生，遵从你的领导，我将做简短发言，只谈谈最使我们注意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进行这些会议的理由。南非的发言人早些时候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正如人们所说的，在这一问题上既无需道歉，也不用辩护。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这次会议的明确目标是就旨在削弱南非少数人政权继续对被压迫的长期受难的人民的统治的战略寻求普遍一致的意见。因此，必须按此目标欢迎这次会议。

在这一论坛和其他场合曾举行过令人厌烦的辩论，支持或反对将制裁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手段。因此，我不想再次就此发言，令人更为厌烦。我只想说，我们都已签署的《联合国宪章》规定在局势需要时可使用制裁手段。第七章对此十分明确，令人毫无疑义地规定，可以不时地合法运用制裁手段。

之所以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要对南非运用这一手段，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在对付一个一直并继续无视所有关于变革的合理呼吁的叛逆国家时，制裁可促使变革。我认为，同有人所争辩的相反，这并非支持制裁的人们虚伪或采用双重标准的问题。必须确实认识到，南非的局势在本质上不同于大多数国家认为不应实施制裁的其它局势。因此，决不能为了一个决心为自己辩护的政权的方便而颠倒是非。

该政权在绝望之中进一步争辩说，制裁对南非黑人和其它黑人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对比勒陀利亚造成的损害大。我国代表团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毫不奇怪，南非黑人和其它黑人国家似已准备好，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仅如此，同该政权的说法相反，支持制裁的人们决不会“只耸耸肩膀，转身走开”。不结盟运动在最近于哈拉雷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决定为目前正为尊严与社会正义而战的南部非洲国家的人民建立一个基金。然而，情况也许是——我猜情况确实如此：尽管比勒陀利亚自吹自擂，该政权将无法承受这一持久的压力，最后必将崩溃于历史的垃圾堆中。

我国代表团依然坚信，严格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可大大有助于改变南非的局势。有人认为，将同整根一下切断老虎尾巴相比，一节一节切断对老虎的伤害较小。但我们认为，不可能通过缩小制裁范围使制裁变得更为令人接受。但是，我们认识到，此际整个国际社会也许尚未准备实施可以进行的全面制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意，得到广泛赞成的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由于得到普遍接受，在同其它国际努力一道实施时，可以成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堡垒的一个有效武器。

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安理会不结盟成员为确保批准有选择的制裁所提出的倡议。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顽固的话，应当毫不犹豫地再次呼吁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本讲坛上已经讲了足够的话强调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铲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该政权自身的行动正在迅速减少和平解决的前景，这些行动不仅激起被压迫人民的更大义愤，而且使他们——男女老少——变为反抗任何地方的种族主义军队的无畏战士。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英勇行为必定会鼓励我们行动起来。因为，尽管该政权在南非周围拉下了神秘的帷幕，世界人民已经了解在种族隔离之下的生活现实，并知道该政权实行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个大骗局。

撤出投资和制裁已不再是值得辩论的问题了，而是现在不能抵抗的选择。因此，让我们继续行动起来，关心保证已商定的措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贯彻。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阿西先生（多哥）：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出于明显的理由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你个人的经验、你对背景知识的了解、你的外交技巧和智慧无疑是我们工作成功的良好征兆。

你在本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南部非洲局势仍然是非洲人民主要关心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对贵国赞比亚这一前线国家集团的重要成员的赞扬，所有前线国家都在从事反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懈和无情的斗争。我也认为这是对非洲这一历史和人类曾给它带巨大痛苦和有时候是真正灾难的大陆的赞扬。在这方面，可恨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首当其冲。

看见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使我想起由于贵国元首卡翁达先生所起的杰出作用，贵国与1969年卢萨卡宣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安全理事会成员将清楚地记得，那一为解决南非问题提供了基础和非暴力方法的联合国文件遭到南非的轻蔑的拒绝。

我还记得，正是贵国赞比亚的总统在1970年率领了非洲统一组织第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联合王国——这些国家当时被看作是南非的享有特权的贸易伙伴——以说服它们不要继续向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政权提供任何援助，并停止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南非的决议的行动，以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该区域的稳定。

这些国家的高级代表今天都参加你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真是荣幸。贵国共和国总统精心制定了对话、谈判与合作的方法，这只会使你的任务更加顺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非常热烈地恭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同样也要赞扬你的前任，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先生，他极为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今年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很高兴热烈祝贺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并祝它们在工作中万事如意。

最后，我谨感谢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安理会当前的的工作并代表我国政府发言。

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目前的关键时刻，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南非问题的事实反映了国际社会拒绝默许一个把剥夺人民尊重和社会压迫变成国家理论、把暴力变为管理社会的工具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不需要罗列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英联邦赞助下提出的许多政治和外交倡议，以便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听取理智的呼声。人们上千次地向他们伸出在南非实现自由、和平与正义的合作之手。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上千次地背叛了国际社会。

南非最近的事件暴露了该国种族主义少数的明显意图。它们证实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决心继续推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这提醒我们中那些仍顽固希望——尽管不存在合理的希望——比勒陀利亚的狂妄、好战态度会有所改变的人们，继续抱有这种幻想是徒劳的。

最后，应当从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基础的不可饶恕的逻辑的范围内来看待它们，这种制度不进行镇压就无法维持。

今天，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比以往更加猖狂地进行任意拘留、驱逐、迁移家庭、强加紧急状态，导致在黑人城镇中屠杀更多无辜的男女老少。这些事实表明，今天在南非有一个真正的火药桶。

鉴于南非存在的种族隔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该国对邻国犯下的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以及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国际社会绝对必须立即承担其责任，结束种族隔离的可恶制度。这样做最直接、最有说服力、同时也最和平的方式就是实施经济制裁。

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是最起码的需要。有三个理由需要实施经济制裁：第一，因为组织的种族主义政策固有的侮辱、奴役、暴力和对国际和平的危险是危害人类的罪行；第二，因为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已经向联合国发出挑战；第三，因为继续不断地蔑视、直接和间接地攻击南非的独立邻国。

因此，国际社会面对现实，正要求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完全孤立种族隔离的国家。这方面，我们欢迎不结盟运动第八届首脑会议设立非洲基金，由印度、赞比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南斯拉夫、秘鲁和阿根廷等国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以便特别向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贯的具体援助。我们欣慰地注意到，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捐给基金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

而且，一场反对种族隔离的全面运动已在去年发起，已使几个国家对南非少数政权实行制裁。这方面，应该提到1986年3月28日至30日在伦敦召开的~~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研讨会~~，1986年6月4日至6日在奥斯特陆召开的~~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研讨会~~，和1986年6月16日至20日在巴黎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这三次会议都产生了实际效果。除了英联邦、欧洲共同体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所采取的有限制裁措施之外，美国国会根据1986年全面的反种族隔离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严肃步骤。我们欣慰地看到美国的多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霍尼韦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从这个种族隔离的国家撤出。

但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这些制裁措施的反映表明，只要制裁只是自愿和有选择的，因而也是有限的，种族主义少数总能想方设法避开这些制裁，因为国际经济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我们必须采取下一步措施。目前的这场讨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安理会跟上历史的步伐，促进和平事业，而和平事业本身又是自由与人格事业的事业密切相关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紧迫地呼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毫不犹豫地通过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措施，把几百万南非和纳米比亚人从几十年的悲剧和恶梦中解救出来。实现这些措施之后出现的经济崩溃局面将迅速地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与国际社会合作；迄今为止，它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只有傲慢与蔑视。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失望地注意到，南非代表在这场辩论开始的时候表明，某些国家一再反对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它们错误地提出一个论点，制裁措施将伤及南非黑人和经济上依赖南非的邻国。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一论点，因为这种观点声称要使免受经济制裁不利影响的人民愿意作出任何牺牲。对于他们来说，任何牺牲——包括由制裁而带来的牺牲——只要时间不长，都可以承受，因为说到底，这是一场反对继续奴役、压迫、屠杀和摧毁财产的斗争。制裁是国际社会目前可以用来促使南非民主和平变革的唯一武器。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关口。我们必须勇敢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南非领导人放弃他们与我们时代格格不入的错误做法，因为，如果种族隔离得以继续生存的话，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就有陷入一场暴力动乱的危险。

多哥再一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的全体常任理事国为了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毫不含糊地支持理性、正义与自由。

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帮助南部非洲地区建立和平的能力具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如果安理会想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听取秘书长在四十届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及时地提出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应该在近期内作出认真、协同的努力，充分利用《宪章》向它提供的措施解决一两个它审议的重大问题。”（A/40/1. 英文本P.3）

我们认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就是这样的重大问题。

如果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安全理事会能够一致通过一份载有足以对付南非今天的危险局势的有效措施的决议，那它就没有辜负我们对它应有的信心。这也将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感激，因为它为恢复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多哥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我们了解赞比亚作为一个前线国家在目前仍在进行的根除殖民主义、争取尊重人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斗争中一贯并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完全支持这场斗争。我们了解你长期出色的工作，以及你对联合国崇高理想的忠诚。鉴于这些理由，我们深信，你将最圆满地指导我们的工作。你理所当然地可以得到委内瑞拉代表团最充分的合作，我国同贵国有着团结友好的关系。

我还必须感谢你和其他代表对我担任上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工作所表示的十分友好的赞扬。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南非问题。对于这场从本周二开始的辩论我们几乎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南部非洲的局势，大家都非常了解。我们痛心地听取了这一地区各国代表生动地描述了南非被压迫多数在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镇压下的痛苦遭遇，以及这一政府继续破坏邻国稳定的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也听到了比勒陀利亚代表傲慢的发言，进一步证明这个政府的全世界一致谴责其政策和行径的呼声装聋卖傻，看不到尽管它拥有强大的政策和军事机器维持它继续掌权，它却也注定迟早要垮台的，因为它是建筑在侮辱和剥削多数人基础之上的政权。因此，我们非常了解情况，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尽管受到普遍的谴责南非政府仍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种普遍谴责的主要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以及其它国际文件。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种族隔离政策显然是不能改良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彻底根除这个制度，因为它是种族歧视的最严重和可恶的例子，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毫无疑问，最近几年里对立法所进行的轻描淡写的改革实际上确认了这一政策，根本没有触及这个制度的实质。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少数决意维护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点没有必要再证明了。

我认为，每一个人，当然除了南非政府之外，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南非局势日益恶化，不仅危及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威胁到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在，人们再也不会怀疑南非政府的态度及其永远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的决心了。事实证明，四十年来联合国为改变南非政府的态度所做出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直到现在，安理会决议仍然没有达到其目的和发挥作用，大会决议、其他机构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的决定也是同样的情况。事实表明，甚至连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强加的武器禁运、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自愿采取的选择性制裁措施也没有效果。

那么，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至于我们，则已经在其他场合说过——远的不用说，就说1985年2月11日，5月23日和6月18日我们在安理会的发言吧——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遵守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只有明确、毫不含糊地表明国际社会决意执行《宪章》的这些规定，才能够使南非看到它不能再坚持其政策和措施了。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作为安理会成员国的不结盟国家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第5段中决定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对南非实行一些强制性制裁措施。

所谓实行这些制裁主要会影响到南非的非白人人口和邻国的论调无疑一直是这次辩论中提出的最有争论性的论点。南非大多数人口的正式代表和邻国的正式代

表都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他们非常了解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当然，《宪章》第五十条指出：

“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国家采取防止或执行办法时，其他国家，不论其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遇有因此项办法之执行而引起之特殊经济问题者，应有权与安全理事会会商解决此项问题。”

根据这一规定，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开始考虑必要的措施来尽量限制这些制裁对压迫的受害者和南非政府不断侵略的受害者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最好也许是帮助那些可能受到强制性措施影响的人，因为迟早要采取这些措施来应付一次流血冲突，这次冲突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要表示加纳代表团非常自豪和高兴地看到你主持二月份的安全理事会工作。我们感到自豪，不仅是因为我们作为兄弟的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也因为你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出优秀的个人品德、外交才能和丰富经验。我谨代表加纳政府和人民向你致意，因为我们两国领导人卡翁达总统和恩克鲁马赫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两国在非洲非殖民化的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你在履行你的义务时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先生致以他当之无愧的敬意，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务实态度，加上高度的正义感和公正促进了安理会解决一月间出现的许多问题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向他致谢。

我还要借此机会，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欢迎最近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所有同事。尽管他们是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但是，他们是来自有悠久多边外交传统的国家的有经验的外交家。因此，我不仅希望能够在安理会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同他们进行合作，而且也希望能从他们的丰富经验中学到知识。

安理会应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的请求解决南非局势。非洲集团要求举行紧急会议进行辩论，因为种族隔离的南非局势急剧恶化；事实上，非洲集团比这更迈出了一步，它要求安全理事会目前在明确的方面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列举了支持这种要求的许多理由，并且为这个国家目前的局势勾出一幅清楚的图画。我不想再重复这些。然而，让我强调一下不可否认的事实：自南非宣布紧急状态以来，2500多人被杀害，3万多人不经审讯就被拘留。儿童也成了安全部队的特别目标。目前，已经有4000名儿童被拘留或失踪。自1986年6月以来，约有8200名儿童不经审讯被拘留，占有所有被拘留人数的40%。其中，有3000名是14岁以下的儿童。

因此，过去十八个月来的事件极其详细地说明，白人少数政权在其不可接受的种族隔离制度遭到反对的情况下，能够置理智于不顾，推行镇压、强迫黑人搬进所谓班图斯坦的政策，并把军事机器对准国内外的反对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加纳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紧急义务采取迅速、坚定和一致的行动，以免使事态升级成一场种族战争。我们认为，劝说的话不会对博塔政权产生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依附，而且由于去年实行了国家安全管理制——一个由安全委员会和行动体系组成的网络，文官政府已失去了接受外来劝说的能力。换句话说，南非的权力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于保安部队的手中，这些保安部队毫不掩饰保持种族隔离的罪恶决心。

联合国的非洲成员国决定呼吁在这一方面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因为这是唯一能阻止该国不幸事件进一步恶化、使更多人丧失生命的和平手段。简言之，请求安理会审议这一重要问题是响应压倒多数的国际舆论，即由于白人少数对自己的二千四百万公民施行暴力，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孤立南非。

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欧洲经济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和美国国会——这是几个例子——都赞成完全禁止同南非进行贸易和在南非投资。此外，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都毫不含糊地赞成采取坚决行动。

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全体成员都同意，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是错误和残酷的，而且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道义上的畸形物。我们还同意，安理会必须发挥作用，迅速结束这一对二十世纪文明的摧残。作为联合国的会员，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考虑了两项安理会面临的选择：第一，好言相劝或建设性接触；第二，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

加纳代表团现在想到的是，鉴于暴力镇压、折磨男、女和儿童、不加审讯的监禁、剥夺人权和政治权利、毫无意义的改革、政治暗杀、破坏和侵略非洲邻国、“建设性接触”政策明确失败等等不容辩驳的事实，难道安理会还能说服任何人，进一步进行劝说是正确的选择？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许多政府一直在敦促作出强制性制裁的第二种选择。我们担心，如果在目前阶段不采取强制性制裁，那么安理会作为各国政府和各地被压迫人民最高希望的形象和信誉便会遭到破坏。因此，当制裁的问题成为大多数国际会议议程上优先项目的关键时候，安理会面临了一项严重和庄严的挑战。国际公众舆论——实际上是我们在此代表的各国政府的选民们将在讨论结束的时候要求我们解释是如何处理这一重要问题的。

为了明显地使南非的朋友们宽心，博塔政权的代表2月17日星期二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提到了一些熟悉的事情。加纳代表团原本对他的发言嗤之以鼻，一是因为这篇发言气焰嚣张，二是因为其中毫无新意。然而，我还是决定谈谈这篇发言中的某些方面，因为其中有许多谬论和可疑之处，不能不加评论地放过。而且，这些话是那些熟悉的人士常常说的。

例如，南非代表谈到了“他们声称正在帮助的社区的艰难困苦”（S/PV. 2732 英文本第19—20页），这显然指的是反对制裁的人的有名的借口，他们常常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援引制裁对南非黑人造成的经济后果。因为南非黑人的“艰难困苦”而反对制裁的做法纯粹是虚伪。当几百万黑人长期遭受残酷压迫、处于惨绝人寰的赤贫之中的时候，仅仅由于几千名黑人失去少得可怜的工资便夸大其词

地表示不安，这实在是极不明智。表达着南非被压迫人民意愿的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自己都已公开提倡实行制裁，并宣布愿意作出牺牲，作为摆脱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压迫的唯一合理的办法。

请允许我回顾这样一个已经提出来的事实，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南非大多数黑人和邻国付出昂贵的物质和生命的代价。只有结束种族隔离才能减少这一代价，因为另一方面，对一个自由、统一、不分种族和民主南非的渴望是不可能放弃的。此外，我请求安理会成员们记住，当废除奴隶制在上世纪中成为讨论的课题时，许多奴隶主及其支持者喜欢运用的观点是，奴隶们的自由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他们将失去免费的住房、食物、衣服和一般生计，而且由于设有公民身份、土地和财产，他们无法从事生产性经济活动。因此，白人少数政权代表的论点与此相似，也十分虚伪。

我们还被告知：“深远的改革已经采取，许多歧视性立法已经从立法全书中消失”。这是博塔代表的原话。也许，南非代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比勒陀利亚喜欢的这些被夸大了的象征性改革并没有给任何人——甚至连博塔的保守派朋友留下印象。例如，十多个精选出来的美国官员最近在评价建设性接触政策时强烈建议不要赞同这种改革，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及南非黑人关心的根本问题。

根据该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见，支持零敲碎打的改革证明是有害无益的。此外，委员们强调，改革必须是与在曼德拉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的黑人组织的领导人谈判进程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当诸如《班图当局法》或《人口注册法》等罪恶的立法仍然装饰着种族主义政权的立法全书时，南非代表怎么能够说服安理会相信对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的改革是有意义的呢？或者，种族南非代表说的“改革”是不是指现行的官方作法，即在纸面上改变南非人的肤色，使他们变成黑人、有色人和白人以便符合重新划定人种的倒行逆施？

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在星期二的发言中，再次企图利用所谓的共产党威胁，在西方轻信这种说法的人太多了。在明显地谈到制裁的拥护者时，南非代表说：

“……他们站在暴力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一边，这些势力并不要在南非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而是公开通过恐怖和恐吓提倡推翻南非民主制度，并代之以他们要求一人一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专政。”（S/PV. 2732，英文本第22页）

事实上，暴力是种族隔离本身固有的属性。其根本的信条源于17世纪的加尔文教派理论；即一个精选的种族拥有统治其他种族的神圣权利。根据这一理论，其他种族永世贬为奴隶。这些信条含有一切暴力成分。此外，必须强调指出，继续查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洲主义大会和其他民族解放组织的作法本身就会直接引起暴力。

至于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我们只能说，它是虚假的，也是听得使人厌烦的。多数人已看透了这一借口，这已经不是秘密，因为它总是利用圆滑的战斗口号来煽动极端份子和不明真相者。早在1965年12月10日，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纽约的亨特学院说：

“在当今的南非，所有白人至上的反对派都被定罪为共产主义者，在这种名义下，适当的进程遭到破坏；以20世纪的效率和干劲组织中世纪的隔离；少数人将高级的奴役形式强加在一贫如洗的多数人头上；人格的尊严遭到污辱；世界舆论遭到傲慢的蔑视。”

甚至在20年后的今天，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态度仍未改变。

安全理事会并不是没有能力阻止目前在南非种族主义者之间主张使用更多暴力进行对抗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会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加纳代表团因此与不结盟和非洲同事们一起敦促安理会——特别是南非的朋友接受现实，改变其态度。制裁，只有强制性制裁才是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坚定的办法，尤其是在当今南非高度紧张的气氛下。

我国代表团听到一些发言者对强制性制裁——甚至有限的制裁仍然表示疑虑，他们喜欢一个自愿制裁办法。对不起，我们不同意抱有这种态度的人的意见，因为这只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南非政府争取镇压的时间，造成南非成千上万黑人的死亡。

让我们记住，安理会最近已经两次——在第566(1985)和第569(1985)号决议中——提出过有限的自愿制裁，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采取第三个这样的行动只能给种族主义政权带来安慰。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现在都欢迎对南非采取自愿行动。这是大势所趋。一些国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勇气和正义感表示称赞。现在显然需要做的是需要尽量扩大和在全世界协调制裁，以便使之产生效力。只有目前的自愿性制裁改变成强制性的，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一行动还有一个优点，即阻止政府、公司和个人争先恐后地利用实行制裁所造成的空缺。

我国代表团根本没有对美国国会、北欧国家、一些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少数其他国家提出的值得称赞的倡议不以为然。安全理事会马上要表决的决议草案旨在在特定的领域采取一致行动。提案国的目的是不过分的，只不过将所有措施——现在成员国自愿倡议的措施汇集为联合国措施而已。决议草案并没有试图超越各个会员国立法机构已经批准的措施范围。

有些同事迄今还未完成各自国内为采取这一重大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为了尊重他们，我们没有要求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挑选南非经济产品和领域的时候，我们没有超出在自愿的基础上已经商定的范围。此外，序言和执行段中的措词都是有节制的，草案文本是进行了广泛深入谈判后的产物。

让我补充说，在制裁问题上，重复已经在实行中的那些自愿性制裁肯定不会对博塔政权产生影响。当美国国会令人称赞的行动显然漏掉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时，后果就是这样的。我愿引证1987年1月23日的南非文摘上南非当局对美行动的评论。

“在美国决定免除对10种战略物资实行制裁之后，每年就会有40多亿美元的意外‘红利’流入南非的收入。

“‘美国人似乎正在明白制裁的现实和南非在西方矿产供应方面的地位’，矿藏与能源事务总干事艾伯茨博士说道。 “他接着说美国巧妙地承认没有南非不行，其矿产对美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章继续指出：

“经济事务与技术部长斯蒂恩先生把美国的决定说成是‘非常自私的’，但却补充说政府无意扣押这些矿产。

“‘我们不是制裁的支持者，因此任何反制裁的决定都是受欢迎的’，斯蒂恩先生说。”

犹豫不决使种族主义政权感到安慰，我们必须迅速和明确地采取肯定性行动。

最后，我国代表团敦促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那些继续支持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因而给其顽固立场打气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请它们放弃目光短浅和狭隘的动机，一道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具体和坚定的行动。实际上，这是全体人类在几次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庄严呼吁。那些拒不采取适当行动的人，不再是寻求南非的利益；它们是把自已的私利置于千百万南非人生命之上。

尽管我们现在敦促安理会全体成员采取行动，我们心里毫不怀疑，终有一天，南非黑人将自由地走在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街上，不受任何特殊规定以及任何对其基本人格人为和恶毒的重新定义的束缚。历史在过去从来没有对正义斗争扭转方向，在今天的南非历史也不会这样。同时，加纳代表团希望，南非的朋友们会看同意一揽子强制性制裁的明智之处，尽管这些制裁不是最全面的，正如安理会目前决议草案中的一样。

主席：感谢加纳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理解安理会准备对由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出的并载于文件S/18705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布希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职位的时候，我想对你说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在一位赞比亚代表有力的指导下工作，意大利与贵国素有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贵国在安理会议程问题上起着极为主导的作用。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大使他在上个月以娴熟和有效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在过去几天中听到的发言，证实了南非的局势基本上仍然停滞不前。如果有什么发展，那就是消极的。种族法律继续雷厉执行，而对此不可避免的反响继续遭到镇压。换言之，为了坚持种族隔离政权，当地开始了一场暴力的循环，这一循环似乎无可阻止，同时引进了更多的问题，其中很多是在这里的辩论中提到的。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谴责种族隔离。因此，我国代表团将不再重申已表示过的而且我们完全同意的概念和感情。

面对一个把种族主义制度化，从而剥夺南非人口大多数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制度，国际社会不能再是无动于衷。对于这种对庄严载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粗暴和有计划的违反，安理会必须采取明确无误的立场。另外，安理会不能忽视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南非国内暴力的蔓延和南非政权对邻国采取的侵略立场，在该地区造成了紧张的局势和武装冲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所有人的严重关切。

虽然我们仍相信对话必须继续是主要渠道，从而通过它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但我们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认识到南非当局由于其对国际社会采取的抗拒立场而逐渐把对话变成独白。因此，我们感到国际社会现在应对南非政府施加有效压力。

至于什么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则是这场辩论的主要问题，而在这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保证在后者做出主要努力；作为十二国成员之一，意大利对南非采取了很多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限制性措施，并在双边基础上对旨在加强前线国家对南非的经济独立的计划以及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的计划做出了大量贡献。

同样，我国政府承认，经济制裁，甚至强制性经济制裁已成为旨在促进南非和平变革战略的必要部分，但是，这种制裁不能使国际社会无法影响该国的发展。在仔细研究和一般同意的战略范围内，我们认为，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可以作为有力的政治信息和逐步施加压力使南非政府发生变革的工具发挥有益的作用。

经济制裁作为向南非施加压力的手段的好处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就象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要对具体措施作出选择和在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所建议的措施那些是有助于实现我们致力的目标最为合适的措施，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

但是，我国政府认为，不能讨论人权问题，特别是当该问题导致威胁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时更不能讨论。 非洲国家集团要求举行这次辩论所提出倡议的主要目的是提醒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和要求安理会对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对该地区和平的影响表示明确的立场。 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的方式对这一倡议做出反应，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我们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的立场是真正深刻地谴责种族隔离和坚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奥肯先生（美国）：在你主持2月份安理会工作之际，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和我个人的良好祝愿。 你的智慧与果断精神已使你能够以十分突出的方式履行你的职责。 此外，贵国——赞比亚共和国与我国之间的关系是深远持久的，我们珍视这种关系。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大使表示敬意，他十分出色和干练地主持了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当代政治词汇中很难找到比种族隔离更含贬意的字眼了。它意味着偏见、憎恨、恐惧、镇压、绝望和死亡。它使《联合国宪章》中表达的愿望消失。1987年还存在着种族隔离就令人深思。这使我们再次注意到人类本质性可耻的一面。

安理会内所有人都在寻找把种族隔离从地球上消除的办法。眼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说服南非人废除他们国家的种族隔离。如果南非未来的历史证实了“他们将之夷为平地，还说实现了和平。”这一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弟斯的警句，上述值得响往的目标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必须铲除种族隔离，但消除的方式必须使南非发展成繁荣、多种族民主社会的能力和促进该大陆南部发展的主动力。正如博塔总统口头承认但在行动中又忽略的一样，其它选择“可怕得简直无法想象。”

我国政府认为，大多数成员对种族隔离以后的南非有着共同的设想。我们希望看到，南非人以能够保证所有人公民权和平等权利的不分种族的民主制度取代种族隔离。我们希望，所有南非人能够享受民主社会居民认为是保证他们个人自由的法律权利。我们期望实现人人都享有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希望，南非人能够自由参加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充分尊敬的经济生活。我们希望同各种族的南非人一道朝着这些目标努力。我们希望不会看到强加一种以暴政取代另一种暴政的政治体制。

美国赞成恢复所有出于种族原因丧失公民身份的人们的公民身份。美国赞成废除所有从种族角度加以限制的立法，比如象集团区域法、人口登记法和所有其它种族隔离的法律。美国赞成所有人都能利用适当的法律程序，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把所谓的“家园”并入南非共和国。美国还赞成各方立即停止暴力，以创造谈判的气氛。

问题是美国和其它各国怎样才能将这些目标变为现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强制性制裁措施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在过去一年里，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采取的国家制裁措施大为加强。然而，南非内部的局势却无疑更加恶

化。随着经济的削弱，镇压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政府还认为本组织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自然会产生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希望的结果，那我们就不够负责了。

恰恰相反，我国政府相信，强制性制裁不会以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至少是难以——甚至不可能——实现内部和解与区域经济发展。我国政府认为，此时国际社会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只会导致逐步破坏南非经济和南非国内镇压加剧，因为当权者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目前南非政府有能力将强制性制裁措施的高昂代价强加给自己的黑人公民和近邻，对此谁也不会怀疑。认为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援助能够弥补强制性制裁不可避免地给南非近邻带来的代价，是完全不现实的。

我国政府坚决反对通过使南非经济瘫痪和进而产生暴力革命的办法消除种族隔离。那些赞成以暴力作为实现南非变革政策的人们似乎愿意容忍巨大的生命损失，似乎忽视了暴力会加强而不是削弱镇压这一事实。我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寻求一切可能导致和平消除种族隔离的途径。美国牢记这一信念，保证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为说服各方进行谈判。

在这方面，舒尔茨国务卿和阿马科斯特副国务卿最近出访了非洲。舒尔茨国务卿同南非政界的各派人士举行了会晤，这一最新例证表明，我国政府继续努力对积极解决南非问题做出贡献。

美国在考虑谈判解决的同时，还正在忠实地对南非实行有选择的有限措施。这些措施突出说明了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认真态度。请允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措施中包括的武器禁运比安理会规定的更为严格。

美国认识到，其它国家也认为各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许有助于为解决南非问题寻求非暴力的办法。但是，另一些国家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实施有选择的制裁，或采用制裁以外的其它手段。

因此，我国政府反对今天讨论的这一决议草案的指导思想。 美国认为，联合国不应为其所有会员国规定应采取何种适当的行动途径。 我国政府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自由决定为根除种族隔离采取什么形式与内容的措施。 我国政府还认为，这一决议草案规定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实施的强制性制裁几乎是不可能执行的。

我国政府对这一决议草案还另有一严肃的反对意见。 如果这一草案获得通过，安理会将发现往后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就衡量在根除种族隔离方面是否已取得足够进展，以便撤销安理会规定的制裁的准绳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一决议。 我们这样做并非投票赞成种族隔离。 我国政府将尽自己所力，以和平方式铲除这一罪恶制度。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们就决议草案 S/18705 进行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刚果、加纳、意大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日本。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0 票赞成，3 票反对，2 票弃权。 由于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这一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现在，我请希望在表决后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菊地清明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是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探索一切可能的途径，以求就国际社会采取的一致行动达成一致意见。 本次表决的结果表明，这一决议草案不能为此类一致行动提供基础。

然而，我们要敦促南非不要得出错误结论。 我们坚决支持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不论有无安理会的决议，直到它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止。

我想谈谈某些国家代表团就日本公司的行动所做的评论。我在星期三的发言中已提到，日本已经制定了国内规章，确保私营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破坏或削弱其它国家采取的制裁和其它措施的有效性。我们信守这一承诺。

劳滕施拉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今天上午，我已有机会再次明确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永远不会容忍不公正的种族隔离制度，将继续争取在南非实现人权。种族隔离是对人类尊严的蔑视，是不可能加以改良的，只能加以废除。

我们都同意这一目标，但是，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却存在不同看法。我国政府从未掩盖下列事实：出于原则性的理由，我国政府一贯对利用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标的作法持怀疑态度。在南非问题上，我们认为，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不会导致和平地根除种族隔离。因此，1986年6月，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定，积极措施仍然是欧洲共同政策中心。为了向南非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共同体十二国的外交部长于1986年9月16日通过了某些针对南非的有限措施，我已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对此已加以描述。我们参加了这些措施。

但是，我们无法接受关于实施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的涉及广泛的建议。我们不愿意采用有可能影响到所有南非人民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威胁到整个地区命运的手段。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然而，南非政府不应从我们的投票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将同自己的伙伴一道，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信念，尽一切力量争取在南非实现人权。

主席：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目前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散会。